

【姬屋藏郊】斯文败类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9551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95511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 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24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1-10 Words: 4,910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斯文败类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🐟

斯文败类商界大佬发X双性公主郊
在家族公司破产之际，老登把殷郊打包送到死对头姬发床上……
有女装郊描写，不喜请看到这行直接退出谢谢，婉拒出警OOC！

(一)

暮雨霏微，整个城市都冷了下去，而地下夜场，却是欲望与奢靡的温床。

车轮碾过落叶积水，停在“暗色”装饰低调的门前，保镖抽出带有双R标志的黑伞，替姬发隔绝秋风凉雨。

“暗色”是姜文焕新开的夜场，今晚姜文焕做东，邀请一众好友相聚，姬发推辞不过，调整行程过来了。

一楼大厅声色鼎沸，幽暗暧昧的灯光勾织在吧台与赌桌上空。形形色色的赌桌旁挤满了赌徒，他们状若癫狂，宛如饿死鬼般死死盯着赌桌中心的筹码，污浊的双眼放出贪婪的精光。

酒杯碰撞声、调情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交奏一章欲望之曲。丑陋、沉溺、贪心，是乌烟瘴气的世态一角。

禁止外人进入的二楼包箱，单面玻璃隔绝楼下的喧嚣。几个面红齿白的小男生跪在地上倒酒，轮到姬发时，他偏了偏腿，琥珀色的酒液晃过玻璃杯壁，些许溅在姬发皮鞋尖上。

细眉杏眼的男生立马俯身，探出嫣红的舌尖把酒液舔干净。姬发凌厉的眉峰微皱，脸色更

阴沉几分。

姜文焕一脚踹开男生，笑着说你这种货色还入不了姬总的眼。小男生赔笑几声，转头攀在另一个人怀里。

“你听说了吧，殷家出事了。”姜文焕盘着两颗文玩核桃，语气平淡的好像在谈论外面淅沥秋雨。

殷家是豪门，在商场上是姬氏的死对头。当初姬发从殷寿手里啃下高新区那块地也算是吃尽苦头。可惜殷家后继无人，殷羡与殷启莫名殒命，人们都传是殷寿弑父杀兄，却报应到自己儿子身上……

殷家出事姬发自然知道，他还知晓如果这次殷家挺不过来，不仅大厦将倾，就连殷寿也得去吃牢饭。

“殷寿好歹是你姑父，你不救吗？”姬发右耳戴了只素圈耳环，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泽。

姜文焕摇头笑了几声：“名利场上无父子，更何况一个姑父，不是吗？”

姬发不置可否地推了推银丝细框眼镜，起身出门。一楼大厅连空气都带着被金钱侵蚀的腐臭味，那群赌鬼异常亢奋，妄图用桌上的筹码以小博大来填满欲望的沟壑，却难料其实他们早已身处地狱。姬发冷眼旁观，打开手机查看殷寿给他发的消息。

他倒要看看，殷寿的筹码是什么。

（二）

殷郊冒着肃寒秋雨回家时，昔日灯火通明的祖宅一片漆黑。

手工定制的风衣有些皱，贵价的鞋面上沾了些斑驳的泥点。被雨水打湿的栗色卷发丝丝缕缕贴在光洁的额头上，墨绿围巾遮住殷郊半张秾丽白皙的小脸，只露出一双灿若点漆的明眸。

“宋妈，宋妈——”殷郊喊了几声，寂静黢黑的屋子宛若沉睡在斜风细雨中。司机没来接他放学，从小照顾他的保姆也不知去向，这让殷郊有些不安。

骤然亮起的灯有些晃眼，他将手抵在额头上，才看到站在楼梯拐角的殷寿。明亮的灯无限拉长殷寿的背影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融在黑暗里的一块墨。

“父…父亲，妈妈呢？”

殷寿没有回答，只是幽幽说道：“明晚我带你见见生意场上的朋友。”

殷郊蓦然瞪大眼睛，像一头受惊的鹿。“我不去！”殷郊时刻谨记母亲的嘱托，远离诡谲的商场。

手杖拄在大理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殷寿走到殷郊身边，单手挑起殷郊小巧的下巴。淋了雨的殷郊有些冷，滢白的双腮晕一点绯色，从发梢滴下的雨珠沿着精致的颊边滑落。

“殷家养你这么大，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。”

殷郊握住围巾的手指有些发白，他刚想开口，就听见殷寿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——“还想不想见你母亲了？”

毛绒绒的脑袋无力垂下，围巾被扯落，露出一段脆生生的白嫩脖颈。

“知道了，父亲……”

(三)

酒店大堂内，水晶吊灯流淌柔和的灯光，身着光鲜的嘉宾在舒缓的音乐中交杯接盏。姬发拿了一杯香槟，倚在栏杆上欣赏夜景。

朗月疏星皆被绚烂的霓虹遮蔽，夜风如薄纱轻抚。一个侍者毕恭毕敬递上来一张房卡，烫金卡面在灯光下泛着幽幽光泽。

姬发轻笑一声，把香槟放回托盘，施施然上了专属电梯。越往高层越僻静，房卡开门声清脆利落，屋内溢出暖调的灯光，似在迎接姬发的到来。

门口立着一张镶嵌内灯的屏风，晕黄的灯光后影影绰绰是一滩鲜艳的红色，像水中柔柔铺展的红纱。姬发转过屏风，便看到了床上专属于他的精心准备的礼物。

鲜红的裙裾如同盛放的玫瑰，垂在床边的腿细长流畅，包裹在黑丝长袜中，白皙的皮肉在黑丝布料下若隐若现，小巧的脚上套一双黑底红高跟鞋，足背紧绷，窄细的鞋尖泛着光泽。

殷郊侧躺在床上，双手被粉色的丝带绑在胸前，末端还被系成蝴蝶结的形状。一张银色镶钻眼罩遮住他的眼睛，眼罩半边还镶了一颗蓬软的羽毛。

视线被遮挡的殷郊听力格外敏感，听到有人来忍不住挣扎起来，红裙招展如海浪，尖细的鞋跟在地板上点来点去。

姬发松了松领带，解开深蓝色的袖口，缓缓走到床边。床上的殷郊雪腮晕，朱唇半启，唇珠饱满，像一颗任君采撷的红豆，姬发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揉了揉。

“唔……”一声软媚的呻吟从殷郊红润的唇角溢出，霎时间，一股细密的电流爬上姬发尾脊，流经四肢百骸。

姬发浑身酥麻，脸上却依然挂着温和的笑。细长的手指顺着唇珠向下，划过小巧的喉结精致的锁骨，最终停留在殷郊细腕上的粉色丝带。

——姬发要拆他的礼物了。

拽着蝴蝶结尾轻轻一拉，层叠的丝带便被扯落。绑的时间有点紧，殷郊细白的手腕上都被勒出两道红痕，姬发用温热的指腹缓慢揉搓红痕，在殷郊的细细发抖中，低头吻了上去。

“啊呜……不——”殷郊双腿无助踢蹬着，弄皱了真丝床单。姬发把殷郊平放在床上，握住殷郊伶仃的脚踝，轻柔的把高跟鞋脱了下来，在床边仔细摆好。

殷郊胸膛剧烈起伏，裁剪合体的红裙起起落落，像玫瑰有了呼吸。

宽厚的大掌探进裙摆，从结实的小腿腹一路滑上腿弯、大腿，食指停在黑丝袜边。姬发的手指如羽毛般抚过殷郊的长腿，卷成圈的黑丝成了姬发手下流淌的乐章，最终从脚尖脱落。

“嗯……别……”殷郊的头无力摇动，高挺的鼻尖渗出一层薄汗。红裙的绑带被解开，露出殷郊灵动欲飞的蝴蝶骨和圆润的肩头。

姬发摘下殷郊的眼罩，鸦羽般的睫毛濛濛带露，迷蒙的双眸水光潋滟。姬发托起殷郊的后脖颈，就在炙热的吻即将落下时，一滴晶莹的泪水落在他的掌心。

“求你…不要……唔，好难受……”

姬发这才发现殷郊呼出的气息又重又热，浑身不自然的潮红。他扶了扶金边眼镜，脸上依

旧挂着温和的笑，人畜无害。

（四）

一晚上殷郊都感觉自己沉在了一场难以醒来的梦中，在被殷寿强迫喝了一杯蜂蜜水后，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朦胧。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布偶般任人摆布，身边的场景换了又换。高热与空虚席卷他全身。

模糊中一个高大的人影来到他身边，温热的手掌落在他身上，让他忍不住发抖，异于常人的构造也瑟缩着吐露湿热的黏液。就在殷郊以为他们会进一步发生什么事，那个人影却停了下来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被抱在一个宽厚的怀抱，他感觉有人一遍遍在用冷水擦拭他烫人的肌肤，轻轻拍打他发抖的身躯。终于，在一声温润“别怕，睡吧”中，他头一歪，陷入香甜的梦中。

再次醒来，天鹅绒窗帘透进稀薄的光。殷郊伸伸懒腰，才发现身上穿着一件真丝睡衣。他猛然起身，叠好的红裙整齐放在床头，提醒他昨晚的一切都不是梦。

姬发端着牛奶和烤面包走进来时，就看到床上的殷郊掀开被子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忍不住轻笑一声。这一声使得殷郊转过头来，朝姬发露出一个明媚的笑。

姬发的眼底染上一层深沉的暗色，旋即消散不见。刚睡醒的殷郊头发微曲，带点怔忡的稚气。明明昨晚才被亲生父亲下药，如今依旧对着陌生的自己毫无戒心的展露信任。

“我叫殷郊，先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殷郊的声音软绵绵的。

“姬发。”

姬发放下早餐，对殷郊说道：“吃完早餐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”

殷郊低头，似想到什么，耳垂都泛了红。他跪在床边解开睡衣的纽扣，有些羞耻又强迫自己看着姬发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求求姬发先生，救救我的母亲……”

镜片下的姬发眼神锐利，性感的喉结微微滚动，声音低沉：“殷郊，你想好了？”

殷郊猛地揽住姬发的脖颈，闭眼在姬发唇上落下蜻蜓点水般的一吻。两人贴的很近，近到姬发能看到殷郊细腻肌肤下淡青色的血管。

主动送上门的猎物，只待猎人剖开他的血肉，尽情享用他的味道。

缓缓摘掉金丝眼睛，姬发的大手托起殷郊的后脖强迫他抬头，炙热的吻强势而霸道地撬开了殷郊水色丰盈的唇。

姬发的脸上依旧挂着笑，声音带着蛊惑般的暗哑：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”

不详的预感萦绕心头，但想到母亲，殷郊还是缓缓点头。

（五）

殷郊被推到在床上，姬发整个人覆了上来，高大的阴影笼罩住殷郊。姬发死死顶着殷郊，慢条斯理地解开西装扣子。高定西装被扔在床头，盖住了叠放整齐的红裙。

姬发脱掉昂贵的衬衫，修长有力的手指移到腰间，最终抽掉了手工定制的皮带。以往藏在禁欲西装下的身材轮廓完全显露出来，精壮的肌肉线条流畅，如起伏的山峦，蕴藏野性的力量。

昨晚中药后的情形再次浮现脑海，黏腻的淫液再次流出，殷郊忍不住夹住腿，却被宽厚的大手强势分开。一汪水嫩青涩的花穴就这样出现在姬发面前。“他们都说你父亲作恶多端招致报应，依我看，这不是报应，反而是恩赐。”

姬发低头，吻上了水润的花心。强烈的酥麻直冲头顶，殷郊心里暖暖的，像泡在了温热的泉水里。父亲的冷落与嫌恶自小就让殷郊为这处畸形的器官自卑，而如今却有人说这是恩赐.....

两片柔软滑嫩的唇肉被吸进温热的口腔，厚实的舌身贴住渗出蜜穴的细缝，用力舔舐。“唔.....”殷郊发出一声软绵的呜咽，前段秀气的玉茎悄悄抬起头来。

姬发用舌尖在凸起的粉嫩阴蒂上打转勾勒一圈，感受到穴口渗出一股蜜液，便起头来，朝那朵羞涩的花穴中探入一根手指。湿热滑腻的软肉柔柔地包裹住姬发的指节，再往里，却寸步难行。

姬发抽出沾着水光的手指，耐心的为殷郊扩张。食指抵在青涩的入口轻轻按压，指甲刮蹭软嫩的媚肉，大拇指按住翘起的阴蒂，转圈揉搓，修长的中指探进穴肉里，戳刺着层叠的褶皱。

“呜嗯.....姬发先生，啊哈.....”殷郊柔白的腿心抽搐，呻吟高昂又撩人。

“叫我姬发！”姬发眼神暗沉，压抑着汹涌的情潮。

“唔...姬发.....”

姬发在殷郊叫他名字时，呼吸凝滞一瞬，在商场上翻云覆雨的冷硬心脏都错了频。

姬发含住殷郊滑腻的胸膛吸吮着，在白皙饱满的胸膛烙下一个个鲜红的吻痕。埋在穴道的中指曲起指节，快速抽动。娇软的穴口在姬发的捣弄下吐出湿亮的清液，紧热的穴肉热情吮吸作乱的手指，往更深处吞纳，绞的姬发的手指都有些疼。

再次深入一指，两根手指交叠在一起，在碰到一层软膜后停下。姬发的大拇指加大挤压阴蒂的力度，牙齿轻轻磕在娇嫩的乳肉上，含住整个艳红的乳晕。

感受到紧致的穴肉越来越软，姬发抽出被淫水泡的有些发皱的手指，扶住自己饱胀的阴茎，龟头蹭了蹭水淋淋的穴口，腰一沉，破开了青涩的花穴口。

初经人事的穴道紧致温热，死死箍住暴着青筋的柱身，姬发被夹得寸步难行，他一边啄吻殷郊的脸颊双唇，一边轻轻摩挲殷郊细腻的腰窝让他放松。在姬发的挑动下，殷郊只觉得腰越来越软，整个穴道忍不住放松蠕动。

原本青涩的穴道变得顺滑，紧缩的嫩穴敞开了炙热滑腻的肉道，吸纳着姬发鼓胀的阴茎。姬发每次抽腰后退几分便深入的更里，粗硕的龟头直捣肉腔深处，磨过每一处湿滑的褶皱，最终顶在了娇嫩的软膜上。

姬发掰开殷郊饱满的臀肉，把阴茎抽离些许，“啪”的一声撞在殷郊软糯的雪臀上，饱胀的龟头破开了娇润的软膜。

“啊——”被破处的撕裂感席卷殷郊全身，娇嫩的腿心肌肉抽动，被撑得透明的穴口溢出几丝猩红的血液。

“乖宝，别怕.....”姬发心疼的亲了亲殷郊因痛苦而发白的唇角，大手捋了捋殷郊汗湿的卷发，待殷郊从破处的疼痛中回神后，便大开大合弄起来。

粗壮的性器不断顶弄青涩湿滑的穴道，带出混杂血丝的淫液四散飞溅。紧致的甬道收缩吞

吐，将姬发的性器吃得更深。

殷郊修长的双腿架在姬发精壮的腰上，后背紧贴床铺，翘起的玉茎顶在姬发结实的腹肌上，随他快速的耸动而被揉搓。穴肉又酥又麻，软媚的呻吟被姬发顶的支离破碎。

“不...太深了.....啊哈.....顶到子宫了，呜呜呜.....”殷郊胡乱蹬腿，姬发硕大的龟头好几次撞上他娇嫩紧闭的宫颈环，让他忍不住剧烈颤抖。

姬发眼神闪过一丝暗色，他抱起殷郊走到床下，双手托起殷郊的臀肉，在殷郊精致的锁骨留下一个个湿热的吻。“乖宝，自己动。”声音温柔而蛊惑。

悬空的殷郊紧紧搂住姬发的脖子，害怕掉下去的失重感让殷郊的穴肉紧紧绞住姬发粗硕的柱身，轻吮狠吸。抱禽的姿势让姬发粗长的阴茎进的更深，强行撑开了殷郊子宫的窄小宫环。

“啊啊啊.....”殷郊惊叫一声，颤抖着将腿夹紧，勾在姬发腰上。殷郊挂在姬发身上，兀自抬起屁股又落下，湿滑的嫩穴疯狂翕张，大量淫液从穴口渗出，淅淅沥沥滴落在地毯上。

“放我下来，求你放我下来。”殷郊一点摆弄臀部一边摇头，鼻尖都红了。姬发揉了揉殷郊的臀肉，柔声说道“叫声老公就放你下去。”

“老公.....呜呜呜老公，求你——”殷郊浑身酸软，鼻音都带了点哭腔。姬发心疼的舔去殷郊的眼泪，轻轻把他放在床上。

刚落到床上的殷郊立马翻身要逃，却在马上脱离上翘的龟头后被姬发扯住皙白的脚腕拽回来，狠狠朝胯下撞去。

“乖宝，你想逃到哪去？”姬发的声音温润平淡，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

“不逃，我再也不逃了.....啊——好深.....”粗长的肉柱狠命挺进肉穴深处那团紧闭的软肉，生生破开了娇嫩的子宫。

娇小的宫腔被饱硕的龟头撑开，坚硬的棱沟卡主宫颈环，粗硕的龟头直捣肉腔深处，磨过每一处湿滑的褶皱，凶狠地撞在嫣红的宫颈上。

殷郊死死抓住身下的床单，修长的脖子后仰，腰窝蓄满晶莹的汗水。糜红的穴肉痉挛紧绷，酥麻的宫腔壁喷出一股股湿热的淫水，尽数浇在姬发的龟头上。前段的玉茎也喷出一股白浊，直直打在姬发腹肌上。

姬发被殷郊收缩的宫颈夹的腰腹酸麻，他重重喘息几声，柔捏殷郊的细腻腰腹，龟头顶在层叠蠕动的宫腔上射了出来。殷郊被射得浑身剧颤，眼角凝落几滴晶莹的汗珠。

射精后的姬发餍足无比，半勃的性器依旧埋在殷郊温热的体内。他将昏昏欲睡殷郊揽在怀里，额头相抵，问道：“姜文焕已经将你母亲接走了，你想我救你的父亲吗？”

沉浸在高潮余韵的殷郊睫毛如蝶翼般颤动，他往姬发怀里拱了拱，嘟囔道：“我想你杀了他。”

姬发温柔一笑，轻轻拍打殷郊的后背哄他入睡，在殷郊沉沉睡去前，他轻声说道：“遵命，我的公主。”

（完）

（作者有屁放：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低俗的趣味，雷女装的和“公主”称号的请放过我，我很玻璃心的！）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